見字如見人｜敬悼劉智輝校長（二）叮嚀漁農子弟返學 屋邨校長出愛徒｜冼麗婷

見字如見人｜冼麗婷

2026 年 2 月 5 日



聖公會曾肇添中學前校長劉智輝。（攝：汪恩賜）

聖公會曾肇添中學前校長劉智輝於本年 1 月 16 日辭世，謹以系列文章敬悼。

劉校長小時於油麻地「努力小學」讀書，名字今天聽來別有趣味。中學進入青年會英文書院（現稱青年會書院）就讀，然後是新亞書院。曾經也是學生的他，寫過長篇古詩在校慶時感謝中學母校，多名當年在該校任教的南來著名學者老師，都在感恩之列。校長跟老師的情誼，看得出，既深且重。

五十、六十年代的香港教育，既得南來豐盈中文學養，也能浸淫接觸世界文化知識。劉校長讀書成長於此，到底是花果飄零，還是機會難逢？百廢待舉還是無拘無束？國學哲理，懂得的，放在香港，放諸世界，可以變成靈動的情感教育，在冰冷的科技世代，是不容易處理的一環，也特別令人追懷。

除了傳統名校，過去數十年，香港教育界在不少地區新校努力發展了很好的成果。劉校長，愛讀書也絕對重情，他的教育生涯片段，只能回味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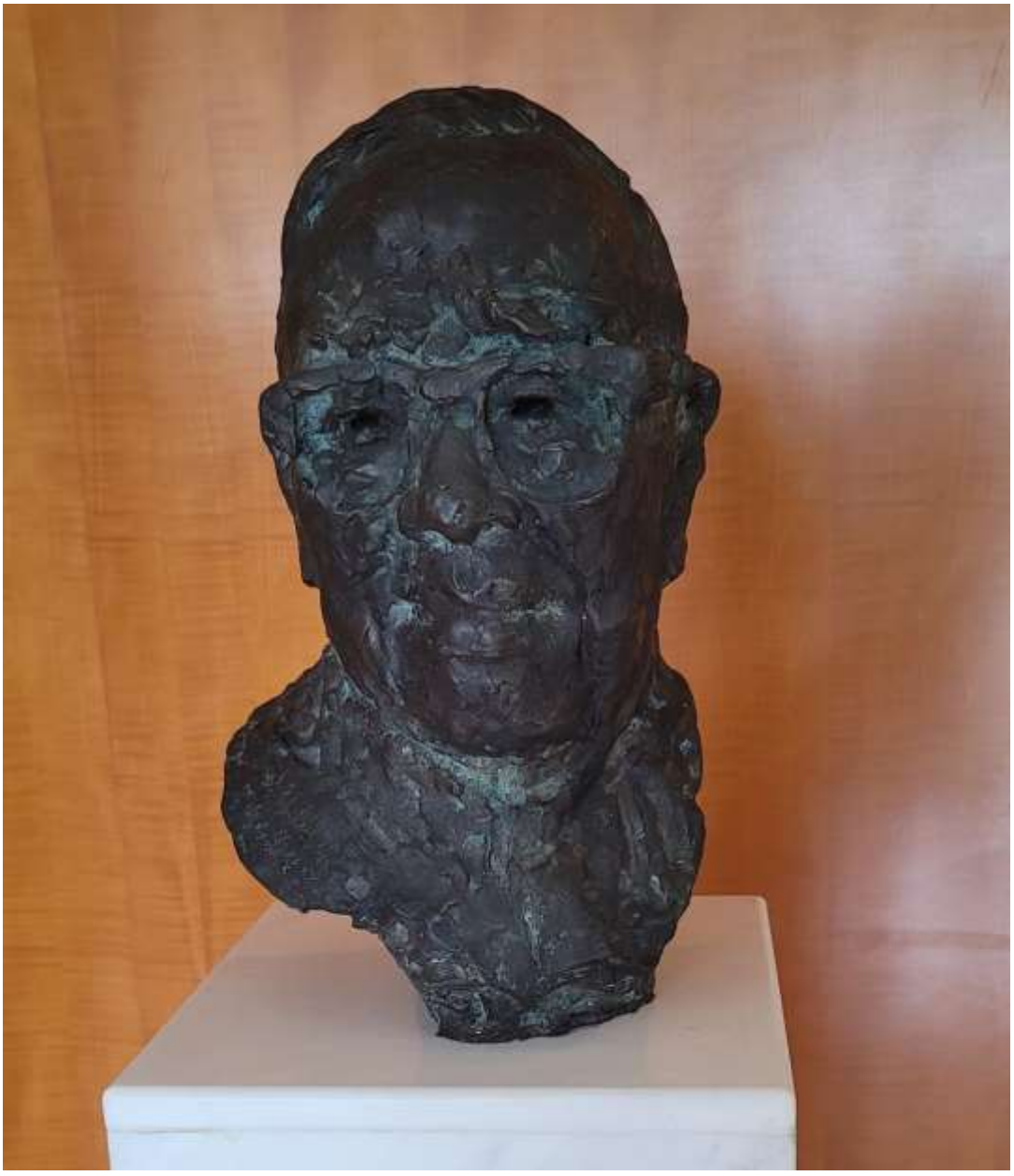
撰文：冼麗婷

能數錢穆和唐君毅上課實錄的，能有幾人？錢、唐二師在儒家學派上有不同之處，劉智輝校長曾說，唐君毅屬哲學思想界，「他後來組成新儒家學派。」錢穆是傳統儒家學者，「與新儒家，當時有得拗。」新儒家學派以唐君毅、牟宗三、徐復觀及張君勱等簽署〈為中國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〉（1958 年）開始，《余英時回憶錄》有載（P.114) 。錢穆沒有應邀加入新儒家學派，在那個儒家新舊學派轉變之時，劉校長還只是學生，後來成為教育工作者。

從無錫抱錢穆鑄像回港

現時中大新亞書院草地有唐君毅像，錢穆圖書館內則有錢穆塑像。因為尊敬先師，錢穆去世後，劉校長與師兄唐端正教授（著有《解讀儒家現代價值》）到無錫拜訪錢先生外孫女顧梅博士，由她找當地名鑄造家，為錢穆鑄像。之後，劉校長伉儷、唐端正教授、劉國強教授，及夏仁山先生等人，從無錫乘車，輪流抱着護着錢穆塑像回香港，校長說：「因為，如果跌爛咗，真係喊都冇眼淚啦。」

順人性，學生尊敬老師，出於自然，而劉校長也是個尊敬老師的學生。所以，三年前三月，學生訪問他當天，有同學問劉校長，他所學儒家哲學怎樣應用到曾肇添教學生涯？也有同學問校慶以卓越、翱翔為主題，他對學校有何展望？



錢穆先生的塑像被放置在錢穆圖書館大堂。塑像由中國美術館前館長、雕塑家吳為山教授鑄造。（圖：新亞書院）

勉力做最好 用餘力助人

劉校長的感悟是，儒家思想廣闊，重點在於關懷。學業與修養，以關懷別人為首。「多關心別人，眼光闊一點，不只看自己」。儒家所說：「老吾老以及人之老，幼吾幼以及人之幼」，以往在新法書院任教的劉師母進一步演繹：希望自己子女好，也希望別人子女好，這是大多數老師的精神。再說母校的發展，劉校長即場指出：「沒有比學生盡能力做到最好、再以餘力幫助別人更重要了。」

1938 年在香港出生的劉校長重情，二戰時曾走難回國。他記得讀幼稚園時，跟嫲嫲在黃竹街吃油條白粥早餐，只需一毫子；老來特別回味的，也是嫲嫲的鹹魚青菜。父親是船塢公證人，劉校長自小見證香港百廢待舉，卻也機會處處。他讀的小學名叫「努力小學」，位於油麻地，其後升上青年會英文中學，然後就是新亞書院。

學生出海打魚幾日不上學

當年劉校長先在中華基督教會基智中學參與開校，1980 年應聖公會鄺廣傑（後來成為大主教）邀請，到剛開校的曾肇添中學當教務主任。劉校長說，曾肇添中學 1978 年於沙田禾輋邨建校之初，各式各樣學生都有，來自農民家庭有，來自漁民家庭也有。學生純樸清澀，試過有位同學幾天不見人，回來一問，原來要幫父親出海打魚去了，他能做的，就是叮囑這些孩子一定要上學。

辦教育，要面對民智與民心。在他跟同學分享更早期的教學經歷，也有家境條件好的父母，請劉校長勸兒子放棄升讀預科，甚或，請他不要收兒子讀預科，好讓他接管家族生意。劉校長知道那位學生喜歡藝術與設計，倒過來勸那位父親：「要讓年輕人自己發揮， 不要把你的想法放在他身上。」不管誰的想法，作為老師，他站在願意求學的那一邊，不管甚麼問題，都以學生讀書意願為先。結果，這位同學，成為著名的攝影師。近年校長行動力減弱，為更好更安全的照顧起居，大約去年開始住進灣仔聖雅各福群會真光護老之家，這個時候，老校長常掛在口邊的舊男生，也定期到灣仔探望他。



曾肇添中學 1978 年在禾輋邨開校，跟旁邊的瀝源邨都是沙田新市鎮最早期的公共屋邨；當時劉校長每日都從中區住處輾轉乘火車到沙田站，再步行到禾輋邨的校舍。（圖：政府歷史檔案館）

穿西裝的校長愛買雞尾菠蘿包

校長老了，他的青葱歲月留在舊生心裏。當年的劉校長，穿西裝，架眼鏡，頭髮微曲，側邊分界，斯文淡定，翩翩君子。經年累月，從中區住處，輾轉乘火車到沙田站，再步行到禾輋屋邨。街坊慢慢知道他是曾肇添的校長，不少人跟他打招呼，天橋上賣麵包的，會熱心請校長買出爐雞尾包、菠蘿包。校長總是親和談笑挑個熱麵包，街坊看見文雅又貼地的校長，都喜歡把孩子交到學校手裏。

我記得，初到曾肇添唸預科，每天也見劉校長或訓導主任馮文韜老師守着大門。八十年代初的屋邨，時有不良份子在門外徘徊。校長說，他與警民關係科聯絡後，警方以便衣警員守在校外，慢慢擊退對學生不懷好意的人。

曾肇添從屋邨新校成長為受尊重受愛戴的中學，現在入讀的學生，大多來自區內 Band 1 小學的學生。四十五年師生隨時代蛻變，數歷任校長：開校的潘梁學賢校長，第二任帶病盡心至最後日子的已故校長梁玉玲，至劉智輝校長在任十六年，再由前教育署副署長湯啓康接任四年，然後是王裕泰校長從 2007 年接任至 2024 年，現任則是林美儀校長。

辦教育的人都說，校長是靈魂支柱，那麼，老師們最需要的支持甚麼呢？我想，是發揮的自由。



聖公會曾肇添中學（圖：Prosperity Horizons @ Wikipedia, CC BY-SA 4.0）

現代孺子牛 兒女在校長室跳梳化

有退休元老級老師跟我說昔日與劉校長共事，特色是自由與信任。老師鼓勵學生互助，大學入學率以全體學生為念，不會只栽培精英。相同理念下，老師之間感情不錯，各有所長，周末會帶兒女回學校後園燒烤、踩單車，小鬼們竟還能在校長室跳梳化。老師放假在學校家政室打邊爐、深秋吃大閘蟹，一個年代的情懷與努力，老校長與舊同儕三年前飲茶吃飯，回憶現代孺子牛凝聚教學士氣的快樂時光，人人咪咪笑。

有元老老師說，「曾記」其實早就出了不少狀元級數的學生，但學校都低調不張揚於媒體。三年前，也有兩位曾肇添學生拿到菲臘親王獎學金（Prince Philip Scholarship）到英國劍橋修讀數學及自然科學。有寫作班學生對我說，不慕當「狀元」，只希望能發展興趣。順品性，對教與學都是優越的進化。能讓學生銘記的，其實是在困難時砥礪同行的老師。

溫情與學問俱備的年華

錢穆受學生尊重之最深，始於艱苦辦學。余英時說過，非五十年代認識錢穆的學生，無法真正了解這位老師。劉智輝校長就是在這困難卻豐盛的學術時代培養出來的教育傳人，溫情與學問俱備，錢穆所寫「千斤擔子兩肩挑，趁青春，結隊向前行」，他走過青葱，看學生的路還在前頭。劉校長與曾肇添故事，自有校友再續，下篇說讀書人校長寫詩看世情。



劉校長（右五）凝聚老師團隊士氣多年，退休後仍然敘舊。